短章三篇

○ 人 邻

农家

一户农家。

空旷地方,不多的树木,有点灰,淡淡的清寂。

院子周围,几亩地,收获的,已经收获了。

该收获了,人和牲口都辛劳几个月了,庄稼也辛辛苦苦长了好几个月了。

也有最后生长着的什么,虽然天气已经凉了下来,地气也冷了下来,那缓慢生长的,还在安然生长。

麦秸垛四处堆着,有点笨笨的温顺。

小路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人,人就都在家里,暖暖的家里,炕上,喝着热热的茶说话。一年了,该好好解解乏了。

狗,在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想着什么。主人不出门,它也只能在院子里待着。

正是傍晚,炊烟起来,青青的,干净的,真好闻啊。

品酒

论品酒,还得是国人。

看中国的老者,有点孱弱,甚至是有点颓废的样子,即便是衣衫半旧,一盏茶,三两样小菜,坐相,手指,眼神,鼻息,都有不凡气息。

一小盅酒在手,拈着的手指,苍白削瘦,乏力,送至鼻息,眼睛半闭着,慢慢才抿了一口,再抿一口,再一口,杯底朝天。长长嘘一口气,似乎累了,才缓过来一样,慢慢睁开了眼睛。眼里,空茫茫的,山谷的空茫那样,一朵云在里面飘着,飘着,慢慢,看不见了。

神情萎靡一样,却忽然把酒盅在几案上轻轻一顿,摇摇头,似乎不解,怎么也不能明白个中三昧的样子。

又摇一下头,唉,唉,真是好酒!

舍不得吃一口菜,怕坏了酒的味道,只是摇头,感慨。

酒,也是有命的,遇到这样的人,才算好命。

残荷

不是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

湖水已经结冰,冰厚应该不止一尺了。

大多残荷在秋后凋零,支撑不住,折了,旋而沉入湖底。旋,看见过的人才懂得这个字,正看着,忽地一下就是旋,折下去,折进湖水,不动了。

一层秋雨一层寒,湖面平平的,就只剩下这七八茎残荷了。

接着是冬,下雪了。

秋后的荷,大略都是残损的,茎秆没有一枝完全立着,都折下去,和冰面构成三角。也有三两枝折下去的茎秆和半片褐色残布一样的叶子,半冻在冰层里,像是冰灰色的影子。影子和影子,孤寂地映着。

看一会,有点不忍,觉得它们给慢慢冻住那一会,会是又冷又疼的。

曾看见过迅疾降温后给缓缓冻住的小河,水流缓了,缓了,几分迟钝,样子还在,可以已经给慢慢冻住了。那水也是又冷又疼的吧?

残荷呢? 是到了初春,就醒了一样的。

遥想一枝梅

○ 任随平

一枝梅,从《诗经》中走出来,从晚唐两宋文人的画作中走出来,从范成大的《石湖梅谱》中走出来。

独立山崖。生根在石崖罅隙间的一枝梅,是一枝野梅。

野梅有野趣。“江梅。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谓之野梅。”一枝野梅独占一方天地,于冬日的晨间默然开放,当是一处雅静的画境。或紫或粉,或淡黄或淡墨,紫若烟云,粉若胭脂,烟云有暖意,胭脂有脂粉香气,至于淡黄,仿若三月出壳的鸭绒,让人心生抚摸的气息,而淡墨,总让人想到“朵朵花开淡墨痕”的诗句,我喜欢墨色,亦喜欢墨梅,那写意在枝头的一朵,或者三两朵,孤傲里透着隐逸之气。若是落一场淡雪在枝头,这着了墨色的梅花便有了“古梅一树雪精神”的雅致气度。

若是一树白梅呢?

白梅落雪,便是一树打碎了的白玉兰瓷片。白玉兰般的骨朵,立于苍劲嶙峋的枝干之上,纯净得唯有娴雅气。

梅香清逸幽雅。梅香需“探”方能得到。

张功甫探梅,有二十六宜。“淡云,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下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若是在这番景致探梅,疏枝缀玉,方得一幅上好的画作。

那年与友人赏梅。玄武湖边,薄云晓月,驾一叶小舟,晨间的月光还未散去,蒙蒙间洒落在湖面,木桨摇动的水波一圈圈碎裂开来,搅动着迷蒙月色,仿若落在湖中的碎云母片,时光静谧在木舟之上。远处的灯火明灭着,随着木舟的移动或拉近,或推远,风轻拂着,像昨夜似醒非醒的幻梦。木舟将近湖岸了,岸边的景致清晰起来,三三两两晨练的人,精神抖擞,沿着小径慢跑着。“梅花,开了,是红梅。”朋友一边摇桨,一边惊喜地喊道。我顺着朋友指引的方向看去,哦,确是红梅,就那么几朵,仿若刚刚醒过来的蝴蝶,安卧在虬曲苍劲的枝干上,小心地靠近,我不敢出声,怕在一瞬息的呼吸间将它们惊醒,而后振翅飞走。即便是几朵,却也是顾盼生辉,高处的一朵,斜倚着枝头,低处的一朵,抬首而望,我分明开得出来,那蕊里是藏着情缘的。怪不得宋人林逋酷爱梅花,有“梅妻鹤子”之雅称,而范成大亦有此趣,晚年致仕后退居故里苏州石湖,筑构范村,植梅栽菊,醉心于艺梅赏菊,怡然自乐,这其中必有缘故。

文人墨客间的雅趣之事甚多,关于梅花,亦有“偷梅雅事”。相传宋初吴中红梅独领风骚,“世传吴中红梅诗更多”,经文人雅士吟诵流布,逐步为世人所知。晏殊索性将红梅引种到了京城,却只此一家,被“贵游”偷折之后慢慢在北方扩散种植。于是便有了“偷梅雅事”。雅事有雅趣,风雅得令人唏嘘。

后来,我在爱梅者的书案上见到过盆景梅花。盆景梅花较野生梅多了遒劲盘曲之意,却少了一份野趣。但见盆中奇石起落跌宕,期间植梅花三两枝,三两枝好,三两枝恰与书屋空间相得益彰,若是多了三两枝,便有了密不透风的挨挤之意,三两枝,疏密得当,别具神韵。及至梅花开放,与一室的书香相映成趣,仿若轻轻翻开一本线状旧书,期间就能逸散出沁鼻的香气,就连那书页中的文字,也顿时生香起来。

这便是案头清供。清供好,清供能让人少了俗气,多了一份娴雅气。娴雅气能钓出人内心匿藏着的爱。

此刻,我独居斗室一角,一盏茶,一本书,在北国的深冬里,遥想一枝梅。

遥想一枝梅,在盈盈一握间,开出诗情画意的春色。

坐拥一身暖阳

○ 任崇喜

凛冬天寒,晒太阳取暖,谓之“负暄”。

冬日里,怕的是风,特别是拐角处,直蹿上来的风,陡然加大力道,清冷地打在脸上,呼啸着掠过树梢、屋顶,把上面的枝条、瓦片,弄出特别大的动静。

因此,冬日晒太阳,是有讲究的。大多选在朝南的墙边,周边的柴垛或短墙,可以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在这个临时的港湾里,在暖暖的阳光下,人们浑身被温热包围着,让人尽可能地舒展开身体。渐渐地,一团团热气从毛孔里钻进去,慢慢地扩散到全身。有人眯着眼睛,尽情地沐浴着柔和的阳光,任其调皮地在身上爬来攀去,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物我两忘,宠辱不惊。

“今朝田事毕,野老立门前。拊颈望飞鸟,负暄话余年。”天寒地冻,正值农闲。没有了杂事的纷扰,或站或蹲或坐晒太阳的,多是老人。闲坐、抽烟、聊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风物闲情,传奇杂说,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阳光淡淡,有的人双眼微闭,似已沉醉,甚至发出细细的鼾声,神游四极八荒,但口里仍应着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时光深处蛰伏的那些情景,与谁牵牵扯扯的往事旧情,与谁舞枪弄棒的过节龌龊,在冬日的阳光下,在浅浅的梦里,一一被晒醒,每一帧细节里都溢满了阳光的味道,浮动着透明清朗的气息。

烟雾缭绕,话语无序,也无关紧要,都是“不打粮食的话”,却此落彼起,时而喃喃自语,时而高谈阔论,极其热闹。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楼上骂移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在晒太阳时,能耐下心来听村妇骂街,并品得滋味多多,甚至认为“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可见知堂先生的闲适与雅趣了。

民谚有云:“冬日晒太阳,胜似喝参汤。”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是白居易冬日晒太阳的心得。

“冬曦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宋代周邦彦,估计在冬日没少晒太阳,愈品愈有滋味,愈晒愈有意趣。不然,怎会有如此独到的体悟呢?

郁达夫回忆江南的冬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可爱的,还有宋国那个清贫的农夫。“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晒得暖和舒泰的他,就想把这当宝贝献给君王。人多以为这是愚憨的他贻人的笑柄,但又何尝不是他的灵光乍现呢?

茅檐负晨曦,暖入四体舒。”坐在墙根避风处晒太阳,人就像一株追逐阳光的植物。

坐拥一身暖阳,心下光明澄净。

冬天是个酝酿、修整的季节。在漫长的冬天,能有这么美好的阳光晒着,谁说没有希望呢?

这样想着,心里面像打开了一扇明朗通透的窗;

这样想着,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美丽的春天画卷:桃花开,杏花绽,梨花带雨,草长莺飞,满眼无限的生机……

致新年

冬至已过,我们并没有
用怀旧的目光去打量
过去的日子。今日阳光灿烂
我们打开窗子
风景并不是在枯萎后
盛开我们享用过的
一个个烂漫之日
新年来了
——“确切地充满了
卵石般的意义”
让我们重新命名。卵石底下
新鲜的蚯蚓
在拱土
旧日的转身,一晃而过
心欢满天际
而远方的卵石
河床里沉寂。
流水推着卵石也推着返青的旷野
新辟的起点
不分远近,每一天
都是烂漫之日 (张凡修)

雪落花开

斑鸠在枝头还没吃饱
赶马帮的天气
就把雪花招回庭院
冬日农事
已寥寥无几

土瓦缸里的腌腊肉
早等待不及
老人说
洒一些雪花
来年吃会更香

一条枯藤丝瓜
挂在冬天的门楣
大地被雪收藏
几个节气

我奔走城市
寻找一条道路
只为通往故乡的心情
绽放出春暖花开的喜悦 (汪 亭)

北风吹碎了山湾里的野棉花

陪着向东流逝的洮河行走
立冬小雪大雪依次擦肩而过
眼花缭乱的不是白蝴蝶
是发飙的北风
吹碎了山湾里的野棉花
我背着干粮茶水跋山涉水
羊肠小道上铺着厚厚的雪毡
替我擦净裤筒上的尘土 (潘硕珍)

踏雪寻梅

雪花随风飘洒,路灯带来清冷的光
庭院幽寂,我的身影伴着栏杆和老树
岁月中缓缓踱步,细寻踏雪寻梅的情趣
此刻心头无尘,牵挂寒梅傲雪的风骨
解读花语,寄托对盎然生命的赞美
满心欢喜,带着万般柔情久久凝视
吟咏隐喻的君子情操,多少次留恋丹青
弥漫着简单情愫,那是梦中的期盼
融入凌寒盛放的品格,摆脱人生的迷途(熊轲)

冬至物语

一些词语还顽强地挂在树上
一枚枯叶,飘落前
使劲喊了一嗓子!

一缕风,把一些词在树梢启动
一盘饺子,做了见证和注解

冬已至,春不远
温暖在一个个灯光下聚集
深处的春,正在翻山越岭
推动时间的白马——奔腾

躺在身边的枯叶
是绿色的归宿,也是
绿草的棉被,如父亲

这最长的一天
这最短的一天

这长长短短的一天
这长长短短的一生

“吃了冬至的饭,一天长一线”
数九寒天,数着数着也就柳暗花明了

一根根树枝听到这些,坚持着
在心里生出了来春的嫩芽 (冯旭文)

雪语

我们走在雪来的路上,
万籁俱寂的簌簌声,化作片片银白
洁白的云翳里盛开诗句,红梅花儿喘着粗气
将熊熊燃烧的情怀填满你我的胸膛
故乡逐去甚远,身披大雪的孩子
在纷扬中沉默着
一阵风袭来,很多思绪就着两行热泪
在暗香浮动中击中我们乡愁的软肋(张 力)

围炉而坐

呼呼的风披上寒冷的外衣
东山头的一把弯弓
用箭杆刺破绵延
银蝶翩翩
扑闪在冬至的嘴唇

那嘎嘎叫声中飞起又落入草丛山鸡的张望
那簸箕湾里花椒林举着的旧日温暖
那山村娶媳妇院落红灯映照的喜庆
那脸上流淌过的酸甜苦辣
都慢慢退场了

风舞着袖子去了远方
白蝴蝶适时回到了冬夜
返乡人用脚步敲开了故乡的寂静
围炉而坐,滚动的车轮驶过冬至 (毛韶子)

不要打扰一只啄食的冬鸟

○ 王太生

1

能够给鸟啄食的果实,在秋冬时节,往往会呈现一抹视觉上的暖红。

鸟知道深冬柿树孤零零挂着的几枚果子最甜。两只不知道名字的鸟,蹲高枝,啄一下,再啄一下,见有人来,慌乱中,丢下口中食,“呼”,一下飞走了。

构树,长于绿意婆娑的闲庭。结红熟的果球,如杨梅,软红可爱。每在幽静时分,构树枝叶稀疏,一只白头翁趁四下无人,啄构树果,同样是啄一下,再啄一下。构树果在我们那地方,人是不吃的,看到一本书上说,构树果能吃,而且津甜,李时珍亦佐证:“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身边的构树果,一任鸟雀啄食。

小脑袋一伸一缩,一伸一缩,是对秋天一颗果的点赞致谢。

鸟啄果后,不会吐出籽,果肉消化,籽随粪便排泄出来。我看到在斑驳老墙松松垮垮的砖缝里,经常冒出一两棵亭亭细细的构树。树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传播。

秋冬的果实很多,鸟拣甜的啄。到了深冬,一丛丛灌木类植物青碧红绿,这是火把果,果球簇拥,引来无数只鸟儿的啄食,园子里热闹去了。

火把果,书上说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元素,可鲜有人食。我试摘过一粒细小的果圆,用手指碾捏,果浆迸裂。火把果甜吗? 抑或是有点儿涩,没人吃过,只有鸟知道,但鸟不告诉你。

深冬,经过的路两边,一棵连一棵的香樟树,缀满密密的、圆而黑的香樟果,引来无数的鸟,叽叽喳喳,欢喜得不行。

2

冬天看鸟,在光秃秃的枝头,枝头寒意嗖嗖,北风四起,羽毛在风中凌乱,树下看雀的人,不禁紧了紧身子,打了个哆嗦。

人觉得冷,看雀便是寒雀。此时,冬天的食物比起春天和夏天要少得多。

其实鸟快乐着呢,远处有老熟的红果球,沙棘火把果,还有圆黑的樟树果,尤其是沙棘果,津甜润喉,啄一口,果浆四溅。

寒雀比之春雀和夏雀,要悠闲得多。

遥想八百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寂寞空庭,成百上千麻雀,翩翩飞下,唧唧喳喳地站在诗人的梅树枝上作客,像是在互相交谈。一时间,群雀好像预先约好似地齐声喧哗,嘈杂的声音几乎要击穿人的耳膜,突然又被什么惊扰,它们“呼拉”一声,四散飞去,庭院内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苏轼《南乡子》中吟哦,“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蹋散芳英落酒巵。”小院篱笆上落满寒雀,争相踏上盛开的枝,待到来人坐到花下,喧哗惊飞的寒雀,踢踏下的花瓣,飘飘忽忽落进客人的酒杯。

二三小雀,冰天啄食,雪地上跳跃着几个小黑点。

此时,看雀人总想着远处有一只毛茸茸的粗糙鸟窠,给寒雀些许温暖,稻草的的暖、枯草的暖,感觉上有些许慰藉。其实,看雀的人不懂雀。

寒雀在土中刨食,不求奢华,只求温饱,它们吱吱喳喳,忙忙碌碌,小爪子印在雪地上。雀为谋一口食,在天地间游走,气候严寒时不肯离去,迁徙别的地方。它们没有乡愁,固守乡土,在希翼中紧攥冷硬树枝,等待春天。

3

冬日的鸟儿,对待食物,态度是认真的,它们在一顿一缩地啄食,啄草木凋零,万物萧条时的红果球。这种啄食的样子,极有仪式感。有时候,与其是说在啄,不如说是在刨,有小人物的谋生状。一只啄食的冬鸟儿,它在为寒冷季节里的身体贮存能量,用食物来抵御严寒。

鸟在春天吃荤,冬天吃素。冬天的食物少,草虫休眠敛迹,不像在春天吃得随心随欲,只能啄树上的果珠。

大雪天,一只鸟儿如何啄食? 它啄去树枝上面的白雪,啄食红果儿。稍大的果实,比如,柿子,鸟啄一下,再啄一下,见不远处来人,慌乱中,丢下口中食,“呼”,一下飞走了,它惊恐人来打扰它。

河边有几棵楝树,老熟的楝子,淡黄,滚圆,望上去软烂。楝子是灰喜鹊喜爱的食物,鹊栖于枝,用利喙去啄,一啄一啄,楝子就破了。

有些鸟胆大,比如麻雀,它敢冒险,去啄心仪的美食。我在烧饼铺买早点,有几只麻雀,从树上飞下来,飞到有人的地方,啄掉在地上的饼屑。

归有光《项脊轩志》里有句“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许是在秋冬,凉风起,不知是一只什么鸟,怕是饿极了,又没有食物吃。如果轩旁有株结果子的树,香樟,或者无刺枸骨,就好了。

总有些食物为鸟儿留着,那些被雪裹着的果儿,是给鸟儿存着的口粮。有些候鸟到了冬天不愿意迁徙,它们留在原处,这个地方有适合它们在天冷时的口粮——一些树木的果儿,是食物,留住了它们扇动的翅膀。

冬青,低低的树丛中,若隐若现的小果球,色彩明艳,是那种让人瞥一眼它的红色,累累小硕果,就感觉有喜庆氛围的小果子。形似红豆,却比红豆有质感,色如枸杞,却又更加果浆沉静,一簇簇,一丛丛,极尽生命的绚烂。冬青在野,如果没有外力敲打,果子一般不会掉落下来,正是鸟儿没有食物饥肠辘辘时,恰好被啄食,用以果腹。

南天竹,秋冬季节,红果累累,若提小红灯笼,悬缀于枝丛。宋代杨巽斋诗云,“花发朱明雨后天,结成红颗更轻圆;人间热恼谁医得,只要轻香净业缘。”南天竹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根、叶强筋活络,消炎解毒,果为镇咳之药。不知道鸟儿会不会感冒? 它吃了,有无疗效。

一丛丛灌木类植物,青碧红绿,这是神韵绝佳的红果儿。果球簇拥,引来万千枝条间,上下踢腾,群鸟喧哗。

石楠,鲜红果实缀满枝头,不仅有外表俏丽的果形,养眼的色泽,还可以入诗,“石楠红叶透帘春,忆得妆成下锦茵;试折一枝含万恨,分明说向梦中人”。

海桐,叶子和外形,酷似冬青。奇就奇在它的果,先是长着圆溜溜的淡黄色小球,秋冬愈往深处去,小圆球会璞然炸开,甩露出里面的籽,这种类似于石榴籽,玫红的颗粒,津亮、通透,它是为那些体型娇小的鸟准备的吗? 红籽粒,粘粘、稠稠的,有一层糖丝汁液,小鸟一定会感谢它们。

金银忍冬,小果实按序排列,四个一组,初结时是橄榄绿色,逐渐转为绛红色,秋后缀满枝头,晶莹剔透,经冬不凋,点点红,与瑞雪相映。

垂丝海棠,冷风中果实已然成熟,红黄相映高悬枝间。到了深冬,庭园中有几株,挂着红色小果,看上去津甜。剩下的被鸟儿争啄……

我曾经观察过几只鸟在啄食时的姿势:有的为了朝食物靠近,几乎是半悬浮在空中;有的鸟,身体在空中几乎站了起来,两爪收缩,向食物(一只柿子)靠近;有的仰着头,眼睛紧盯一只葡萄;有的站在食物上,用爪子紧攥藤枝,俯下利喙去啄;有的啄下食物,为了不让食物滑落,翅膀后扇,整个身子仰着,嘴中叼住食物不放;有的鸟受惊后,会丢下口中的食物,落荒而逃;有的则不愿放下,叼一只红果球,飞到旁边的树上,稍后再飞远。

所以,在冬天,不要打扰一只啄食的鸟儿。